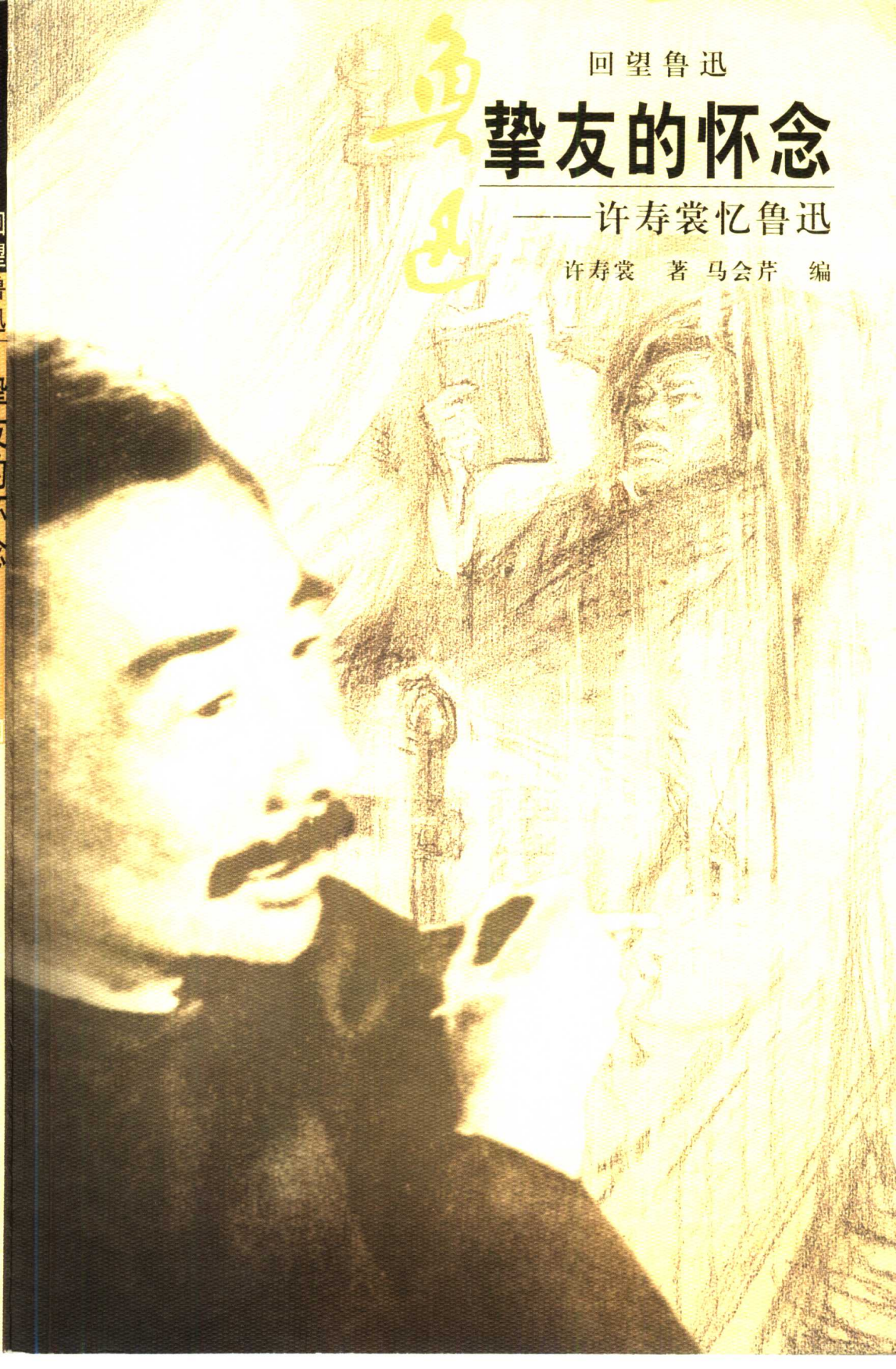


回望鲁迅

挚友的怀念

——许寿裳忆鲁迅

许寿裳 著 马会芹 编



回望鲁迅

挚友的怀念

——许寿裳忆鲁迅

许寿裳 著 马会芹 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许寿裳著；马会芹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回望鲁迅丛书/孙郁，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4005-9

I. 挚… II. ①许…②马… III. 鲁迅 (1881~1936)-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744 号

回望鲁迅 挚友的怀念 ——许寿裳忆鲁迅

许寿裳 著 马会芹 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25 印张 163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000 定价：14.60 元

ISBN 7-5434-4005-9/K · 131

总 序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

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鲁迅深刻而又长远地启示着民族的自省,而且不断地被看成精神超越的资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动荡和变迁,鲁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他一方面被当成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当代思想者队伍中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榜样,一个导师。无论在学院派那里还是在民间,都有鲁迅意识的生长点。

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

576/24

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面貌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可以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者,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后来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虽然并不是每种人都得到了他的思想的真谛,但自鲁迅逝世到今天,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的轰轰烈烈和众说纷纭,也足以说明了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存在。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

因此,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的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的文字有选择地汇编在一套丛书里,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我们借此走进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对鲁迅的批评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标本的性质。

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继续“显”下去。

首先说回忆文字。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或笼统地说,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该写回忆

文章的都已写过,甚至有的人写了多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出奇,除非无中生有地编造。对历来的回忆文字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很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因为回忆文字卷帙浩繁,把每篇每部都收进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回忆录的内容来看,也应该加以选择。因为不少篇章有重复,往往是许多个作者回忆同一个事件,其间大同小异;加之回忆者因为年代久远,或记忆能力弱化,有的回忆录与当时实情不相符合,或者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特别因为鲁迅逝世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常有大的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斗争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竟或有自相矛盾之处。看起来是颇为滑稽的,但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特殊国情使然,我们只好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加以认真鉴别。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努力将这些不谐和之处删除掉,但因为要保持每篇文字的基本完整,也不可能做得彻底。至于因为每个回忆者立场和视角不同,所描绘出来的鲁迅形象有差异,对鲁迅的评论甚或大相径庭,那也是正常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他们统一。

回忆鲁迅的文字,有多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写过专著特别是多种专著的作者,我们一般为其编了专集。例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出版过《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专著或文集。我们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其特点是偏重讲述鲁迅的日常生活,而尽量少选她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评价的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专著出版,周作人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回忆鲁迅》,后者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名义出版,实则由别人代笔,所写的鲁迅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将两兄弟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编为两本,一本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长兄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另一本是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主的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解说的文字。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写过《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向来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好评,也编为一卷。与晚年鲁迅接触得较多的冯雪峰,除专著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也收集起来,编为一卷。那些只写有一本专著的作者,我们将这些专著汇集成卷,例如将王志之的《鲁迅印

象记》，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许钦文的《鲁迅日记中的我》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编为一卷，这些人都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比较多的学生。鲁迅晚年，周围聚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如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周文、唐弢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在鲁迅逝世后的文坛斗争中，命运十分悲惨，将他们的回忆和评论文字汇编在一起，称之为“弟子忆鲁迅”，是较为恰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文字的很大部分是散篇文章，我们将其编为两卷，一卷重点收录文艺界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另一卷收录其他各界人士的文字。散篇文章很多，限于篇幅，丛书中不可能每篇都收，但大致上将比较重要的篇目都包括在这两卷中了。当然，由于寻找资料的艰难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一定有遗珠之憾。这是要请回忆录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缺憾。

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编辑。他不但写书，而且还办杂志、出书。他一生中与他有过交往的编辑有好多位都写了回忆文字，记述他在编辑方面的言行和业绩，有可读性，也有参考价值，对今天的编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因此，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编辑生涯忆鲁迅》一卷。

以文字类别汇集成卷的还有《无限沧桑怀遗简》。鲁迅一生来往书信甚多，许多书信后面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鲁迅逝世后，一些与他通过信的人，就通信过程和内容做了说明，这些文字提供不少背景资料，对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不无帮助。

此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女性特别是女作家，在回忆文字中对鲁迅的描绘和评论，笔触往往比较细腻，观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将她们的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一卷，也是很有意思的。

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编为一卷，其中以日本作者居多。这类回忆文字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只能编入已经有中译文的篇什，一定也有遗漏。期望翻译家们勉力多译，使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全璧。

鲁迅逝世已经六十多年，在鲁迅生前，从他发表小说开始，针对他的评论文字就已经出现。对鲁迅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类文章和论著相当多，我们进行了分类挑选，大致分为

一般评论和研究论著两种。两种的分别有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关于前者,按类编辑成两卷,一卷是对鲁迅的攻击性文字。鲁迅一生屡遭围攻,连他自己生前都想将各种围攻他的文字编为一集,而且已经定了名目叫《围剿集》,可惜因为早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本丛书里这一卷也就用这个书名。另一卷比较起来是对鲁迅的正面评价,大多是共产党人纪念和论述鲁迅的文字,其中有多篇是领袖人物对鲁迅的称赞。这样的编法,使两条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使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中更深入地了解鲁迅。

对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研究是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即如收在本丛书里的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我们就不能说都绝对准确无误。研究史料的学者发挥了考证的专长,对回忆录中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辨证,虽然有的是很小的问题,但表现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这类文字汇集起来,编为一卷。

研究鲁迅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选择为难。征得原著者同意,我们编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几种专著。此外,编了几卷论文集。

我们多年来喜爱读鲁迅的著作,也都写过一些学习心得。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鲁迅研究这门学问的感情却是相当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等同志对这门学问十分关注,愿意出版有关的论著,毅然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项工作委托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一开始惶恐不已,生怕做得不好,愧对鲁迅,愧对师友,愧对作者和读者,但最终,对这门学问的感情使我们鼓起了勇气,终于勉力将这套丛书编出来。

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工:《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由马会芹编辑,《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由张梦阳、孙郁编辑,回忆录的大部分由黄乔生编辑,其余由孙郁负责编辑。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热诚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知道,由于水平的限制,这套丛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盼望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

孙 郁 黄乔生

1999年6月9日

薪尽火传，教泽永怀

——许寿裳先生殉难五十年祭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

台湾省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六号。

一位须发皓然的老者在血泊中向右侧卧，被犹在胸，双手伸外。他的右下颚被人连砍三四刀，肉花绽露，刀痕见骨，脖子几乎分断，仅仅有点皮牵连着……

榻榻米（日式地席）上遗留了一柄柴刀。

这是继闻一多、李公朴烈士被暗杀一年多之后，又一次震动全国的血案。时至今日，已有整整半个世纪。

死者许寿裳（一八八三～一九四八），浙江绍兴人，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字学家，与鲁迅相交长达三十五年的挚友。亲友门生在缅怀他的为人时，最常用的词汇是谦和慈祥，宁静淡泊，诚厚谨严，温良质朴。有两个小例子，充分说明了他的忠厚老实：据鲁迅回忆，留学日本时，他跟许先生一起吃面包。许先生绅士派，爱撕皮。鲁迅农民化，舍不得，便拣起来塞进嘴里，托词说：“我欢喜吃的。”许先生竟信以为真，此后，凡共吃面包时，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另据王冶秋先生回忆，抗战时期他到重庆歌乐山去拜访许先生，向他谈起特务的横行残暴。出人意料的是，许先生连特务这个名词都像是第一次听到——虽然他所住的这座山下就有一个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

人们普遍认为，一生与世无争的许寿裳先生代表了中国人善良的传统。

许寿裳在接受启蒙教育的青少年时期,先后受到宋平子先生和章太炎先生的深刻影响。宋平子是杭州求是书院的汉文总教习,也是一位晚清启蒙思想家。他的学说以仁爱为基,以大同为极,其教法重个性,主自由;口头虽不昌言革命,却以专制政治之积弊警醒门生,使人即悟革命之不容一日之缓。许寿裳十九岁时曾从宋平子先生学,并在他的启迪下参加了反清革命团体浙学会。二十四岁时,许寿裳又跟鲁迅、钱玄同好友人在日本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学。许寿裳认识到,太炎先生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的国学大师,新谊创见,层出不穷;他更是一位提倡光复,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革命大家。在太炎先生的启迪下,许寿裳又参加了光复会。

不过,许寿裳跟鲁迅一样,很少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一生当中主要从事的是教育工作。辛亥革命之后,许先生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托,草拟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新教育意见》,以部令颁行全国。在教育部和江西省教育厅任职期间,他为发展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做了很多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工作。此后,他执教于北京大学,北高师,女高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山大学,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法学院,华西大学,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广益学会华大文学院,台湾大学,主讲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西洋史、中国史学名著、大学国文、传记文学、中国小说史等多门课程,尽瘁育才,桃李盈门。学生们将他喻为进步与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得到指引,不致吞没于风涛。蔡元培先生仿法国学制筹建大学院并担任院长时,许寿裳先后任大学院秘书、参事、秘书长,是蔡元培的主要助手。

许寿裳之所以在教育界赢得崇高威望,除了由于他道纯德厚之外,还由于他的学识渊博。许寿裳博通经史,雅擅诗文,又通晓日、英、德多种外语,广泛吸收了西方进步文化的滋养,甚至连生活方式也相当欧化。他的书法融会各家,别出新意,在书坛独树一帜。他在文艺创作方面成果不多,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却有特殊造诣。他早期文言论文《兴国精神之史曜》,历举欧洲各国复兴祖国的史实,以证明精神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国民精神的切迫任务。这篇论文连载于一九〇八年在日本出版的《河南》杂志四、七两期,跟鲁迅同一时期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言论文论点、论据、论证

方法乃至遣字用词都相当一致。他的学术论文《〈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序》、《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等,旁征博引,持论稳妥,极见学术功力。

在许寿裳的学术成果中,我以为最具价值的是传记文学研究和写作。他认为成功的传记文学描写入神,巨细毕现,能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时代和人物的相互影响,读者的人格也因此得到陶冶。一九四五年五月,他的《章炳麟》一书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印行,全面评介了太炎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堪称最早的一部章太炎评传。他撰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这两部回忆录,时间跨度长,内容翔实,范围广博,感情深挚,文笔醇厚,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同类型著作中首屈一指,是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入门书。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潮干扰,许寿裳回忆鲁迅的文章曾被删削修改,比如鲁迅关于“革命要先革心”的观点被删去了,他对鲁迅寂寞心境的剖析(“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也被删去了。此次我们收录许寿裳的鲁迅回忆录,一律据原刊或初版本付排,以显示其历史原貌。

许寿裳跟鲁迅之间生死不渝的交谊,的确是求之古人,亦不多遇。鲁迅认为许寿裳为人极好,对于他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他所做的都对。许寿裳对鲁迅的学问、文章、气节、道德极为佩服,认为除鲁迅之外,知他之深,爱他之切,并世无第二人,他有鲁迅这样的知己,一生总算没有白过。当然,鲁迅和许寿裳之间在衡人论世方面也有分歧。鲁迅不苟同许寿裳以佛法救中国的主张,对于某些跟许寿裳接近的人,如李季谷,鲁迅也不以为然。然而他们终究能磨砺成至交,患难益知己,就是双方能略小节而取其大的缘故。

友谊不仅是浇灌心灵沃土的甘露,而且是人生道路的坐标。它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抉择,对人的成长、发展和事业成就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如果说许寿裳是影响鲁迅生活道路的重要人物之一,这绝对不算过分的提法。凡较为熟悉鲁迅生平的人都知道,许寿裳是鲁迅早期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的亲密合作者。他们共同研讨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共同参加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共同筹办《新生》杂

志。鲁迅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和科学论文《说钿》^①，就是应许寿裳之约在《浙江潮》杂志发表的。鲁迅从日本归国之后，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北京女高师任教和在教育部任职，都是得力于许寿裳的举荐。他们共同参加了反对封建卫道士夏震武的“木瓜之役”和震动北京波及全国的“女师大风潮”，经历了令鲁迅被鲜血吓得目瞪口呆的广州“四一五”政变。在黑云压城、逆流滚滚的险恶政治环境中，他们同战斗，共进退，虽列名于黑名单而毫不畏缩，表现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友谊乐章。鲁迅离广州到上海之初，经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被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虽“绝无成绩”而每月仍领三百元的补助费，生活因之得到安定，可以全身心投入创作。所以，如果没有许寿裳提供的机遇，鲁迅有可能不会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也可能因经济窘迫而无法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重镇上海定居十年。那么，鲁迅的生活图景也许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寿裳的确是对鲁迅整个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鲁迅去世之后，许寿裳参与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编撰《鲁迅年谱》，筹募出版《鲁迅全集》的资金，撰文宣传鲁迅业绩，使鲁迅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许寿裳跟鲁迅夫人许广平一样，必将活在鲁迅永生的事业中。

在对许寿裳先生文化业绩进行全面评估的时候，决不能忽略他在台湾文化教育界所做的那些拓荒工作。许寿裳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应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陈仪长官之约，只身孤篋从上海飞抵台北的，目的是筹设省立编译馆。台湾自一八九五年割让给日本之后，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在这整整五十年中，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欲彻底斩断台胞的民族意识。比如李登辉少年时代就读的淡水公学校，一共开设了十三门课程，重点科目是“读方”（学习阅读日文书籍），“缀方”（日文作文课），“书方”（日文写字课），“话方”（日语会话课），“日历”（日本史），“地理”（日本地理），“修身”（使台胞自愿臣服于日本天皇的奴化教育），而仅占一门的“汉文”课程还不列为升学考试科目。长期实施这种教育，致使当时六百万台胞中的大

① 钿，即金属元素镧。“钿”为最初的译介字。——编者注

部分人的中文程度不足以阅读普通的中文书籍。他们只知丁目番地,不知街道马路;只知大藏省、文部省,不知财政部、教育部。所以许寿裳主持编译馆的首要任务,就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肃清日本殖民文化的遗毒。他为编译馆确定了两项宗旨,一是普及国语、国文和中国史地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发扬台湾文化的优势,以开创我国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为此,编译馆设立了学校教材组,社会读物组,名著编译组,台湾研究组。编写中小学教材,许寿裳强调要有进化观念、互助精神、大众立场,宣传民主观念、爱国意识,反对复古倒退。他要求编写教材的工作必须跟编写教学参考书同步并行。社会读物组编撰的主旨是在国民的教养,诸如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家庭教育……许寿裳特别强调要以合乎新时代新潮流的眼光编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及赶编一部通俗有趣味的中国地理读本,使读者了解中华民族的史迹,油然而生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许寿裳赋予名著编译组的任务,除了译介世界哲学、文学、艺术名著之外,还强调译介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读物,如《林肯传》、《罗斯福传》、《科学概论》等。对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许寿裳跟鲁迅一样,强调要有晋唐人翻译佛教经典的勇气和魄力。经许寿裳锐意擘画,未及一年,编译馆已译出英国吉辛的《四季随笔》,波斯莪默的《莪默诗译》,英国哈德生的《鸟与兽》,俄国亚克沙科夫的《我的学校生活》等。

台湾研究组重点关注本土文化的建设。许寿裳初步计划,是首先完成台湾文献目录的编纂,为台湾研究做好资料准备。台湾出版的善本书,如台大收藏的《小琉球漫志》,省图收藏的《台湾通志》,杨氏习静斋收藏的《使署闲情集》,许寿裳认为应该首先抄出印行。为了开辟研究台湾文化的学术园地,许寿裳在计划刊行长篇巨帙的“台湾研究丛书”的同时,又倡议创办《台湾学报》,以发表篇幅较短的学术论文。他在《〈台湾学报〉发刊词》中精辟指出:对于日据时代日本人的著作,必须细致予以区分辨析:对于为殖民主义张目、曲学阿世的著作,一定要严词纠正,廓清尘雾;而对于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则应该取其精华,酌量修订,予以接收。许寿裳在以《台湾文化的过去与未来的展望》为题的讲演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他指出,日本学者对台湾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地形、植物、动物、气象、矿产……很有成绩。仅植物学

一门,就有三十多种专著。研究动物的专著也很多。为防止鼠疫蔓延,就撰写过老鼠研究、跳蚤研究的书籍,不仅我国其他省没有,即其他国家也少有。对于这些属于全人类的科学成果,必须跟殖民文化加以严格区分。

为了给台湾同胞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编译馆除了编印中小学教科书以外,另行编选一些社会读物来满足一般民众的知识需求,选材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文字力求浅显,字数不求繁多,定价务必低廉,定名为《光复文库》。第一期书目中有《中国通史论》、《中国发明史略》、《鲁迅及其〈阿Q正传〉》、《刘铭传与台湾》、《龙门童话集》等。为了充实这套文库,许寿裳亲自编著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力图改变台胞不会说国语,不会写国文,看不懂中文书的状况。该书兼顾了国语和国文两个方面,以中文和日文例句加以比较对照,以了解中文跟日文的差别。该书文字浅近易解,说明剴切详明,极具特色。

许寿裳主持编译馆工作之初,一无馆址,二无宿舍,三无家具,四无交通车辆。更严重的是人才匮乏。为了全面开展工作,他逐一克服了上述物资条件的困难;又通过吸收台湾教育处前中小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及编审室两机构的人员,以及从国内各地聘请三十余位编纂编审,解决了人才资源的困难。然而,正当编译馆的筹建工作基本完成,各项业务可以共谋进行的时候,震动台湾全岛的“二二八”事件发生。同年四月二十日,原由陈仪主持的台湾长官公署被撤销,改组为台湾省政府,魏道明出任省主席。就在省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由魏道明提议,突然做出了撤销编译馆的工作,致使许寿裳一年来的心血付诸东流;除出版了收入“光复文库”的十余种读物之外,大部分教材成为了一堆废纸。许寿裳在答谢同人章锐初等的七绝中悲愤地写道:“外露为山才一簣,内潜掘井已多寻。岂知江海横流日,坐看前功付诸沉。”(《许寿裳诗集》,第一〇六页,香港未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台湾编译馆被撤销后,许寿裳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出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在台大执教期间,他除每周讲授一节《文字学》外,还擘画系务,筹设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文字学、语言学、中国学五个研究室。他热情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成果。这年五月一日,许

寿裳撰写了《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深刻指出:“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余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然它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异常重大”(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台湾《新生报》)。鉴于台胞在日据时代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根本没有独立自主之权;日本的科学技术又是模仿多,创造少,许寿裳认为在台湾更应该培养政治上的民主精神和科学上的独创精神。除此之外,还应该在台湾提倡利他的、兼爱的道德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希望志同道合的人们都朝此目标迈进,台湾青年尤应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主力。课余时间,许寿裳组织进步教师举办“中国现代文学讲座”:李何林(竹年)讲《中国新文化发展概略》,台静农讲《新旧文学之演变》,李霁野讲《西洋文学的介绍》,钱歌川讲《现代散文》,雷石榆讲《现代诗歌》,黄得时讲《现代小说》,洗群(观众演出公司理事)讲《现代戏剧》。讲演地点设在福星国民学校,每次两小时,听众十分踊跃。

今天看来,许寿裳在台湾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主持编译馆为期限一年,在台湾大学执教仅七个多月。但这一时期却正值日本殖民统治刚刚结束,重建台湾文化工作刚开始的初创时期。许寿裳所发挥的正是奠基者、播种人的作用。他传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火炬,在台湾政治、文化处于歧路口的当今,仍然具有指航导向的重要作用。可以断言,许寿裳在台湾的业绩必将遗泽后人,彪炳史册。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谈谈许寿裳的死因。当时官方的说法是:原编译馆青年工役高万叙潜入许寿裳卧室窃物,被许先生发现,用手电筒照着他。高万叙见事情败露,顿生杀心,用随身带来的柴刀向许先生砍去……时间不到一月,庭审仅有一次,高万叙即被判处死刑,由台北监狱执行枪决。事后警备司令彭孟缉发表谈话,要求“各方信赖治安机关,不必枉加揣测,使迷离曲折之案情更加模糊”。彭孟缉还将办案人员报呈国防部,请予嘉奖。但许寿裳家属及广大进步人士当时即指出此案疑点甚多,审讯结论破绽百出,认为这是一次政治性谋杀。他们的看法可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凶手与许寿裳从无过节,绝非仇杀。许寿裳历来俭以节己,身

无长物,许宅现款仅存台币千余元,也很难用“图财害命”来解释死因。作案现场遗留了一张包凶器的报纸——汉口版《和平日报》。该报前身为《扫荡报》,属军方报纸,当时并未在台湾公开发行,既非许宅之物,又非一般民众所能购得。书房比卧室更显零乱。书桌每一个抽屉均被翻动,可知凶手目标不尽在钱财。

二、许寿裳的遗体面容安详,手足松弛,手部脸部均无刀痕。这就排除了跟凶手搏斗时毙命的可能。案发时周围也未闻许寿裳发出的任何声音,显系是在熟睡时惨遭毒手。

三、许案发生后,警方转移矛头,散布烟幕,造谣说许寿裳先生之死是由所谓“桃色事件”导致,嫁祸于他的女儿世玮和世玮的男同学陈耀祥。谣言破灭后,又说凶手被缉拿归案是许寿裳还魂指引的结果。凶手被捕后,曾供认有帮凶,但警方不予追究。凶手被枪毙前,嘴里塞紧了棉花,不让他出声。

四、许寿裳先生无疑不是一位政治人物,有人说他“与实际政治绝无因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性。许先生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对于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一贯给予同情和支持。一九三三年,鲁迅曾请许寿裳通过陈仪打听陈赓将军的关押地点,以安排宋庆龄前往探监营救。一九三四年,他参与了营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的活动。一九三六年二月,他列名于《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同年十一月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等联名呼吁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一九三七年,他的侄女许勉文(范瑾)奔赴延安,许寿裳对此举表示赞许。在台期间,许寿裳还经常阅读《华商报》、《文萃》等进步报刊。他为编译馆物色的人员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进步人士。他撰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直斥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鲁迅自一九二七年回上海,至一九三六年逝世,这十年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见不安,遭遇更加惨痛,环境的恶劣实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战斗精神却是再接再厉,对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上封建建毒的弥漫,一切荒淫无耻的反动势力的猖獗,中国文坛上的浅薄虚伪,一点也不肯放松。”友人劝许寿裳删去类似的文字。他说:“这怎能删去?如果删去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灵魂。我年纪这样大了,还怕什么?”许寿裳的这种政治态度,早就为国

民党当局——特别是其中的 C.C 派所反感和嫉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陈立夫即以许寿裳并非“超然而接近中央”的学者为由,迫使他辞去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的职务。许寿裳来台湾前,属于政学系的陈仪曾提名许寿裳为台湾大学校长人选,又被 C.C 派控制的教育部否决。许寿裳来台之后,国民党、三青团以及国民党军方的报刊如《中华日报》、《平言》、《正气》曾载文攻击他。又有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什么许寿裳要到长春去迎接八路军,要到解放区去任鲁迅大学校长……由此可见,许案的发生很难说跟现实政治毫无关联。

五、许寿裳先生的姨侄张启宗最近在《鲁迅研究》月刊今年第一期发表文章,提供了沈醉先生的说法:“此案曾有所闻,据说是蒋经国指使魏道明、彭孟缉等人搞的。高万叙系受人利用,而行凶时则非有两三个人不可。显然这是先用蒙汗药麻醉闷倒,然后再用刀的。尸体手足松弛而面容无异常,这说明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受害的。然而,当特务为灭口而再杀人时,高万叙即成为‘替罪羊’了。”(《许寿裳先生在台被害五十年记》)这一资料,为许寿裳之死系政治性暗杀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旁证。

许寿裳被谋杀之后,台湾再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台静农先生在《记波外翁》一文中描写了接替许寿裳担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乔大壮先生的心境:“……于是陪他到季蕤先生遗体前致吊,他一时流泪不止。再陪他回到宿舍,直到夜半才让我们辞去,他站在大门前,用手电筒照着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说这话时,他的神情异样,我们都不禁为之悚然。”(《龙坡杂文》,第九十五页,洪范书店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

作为无权无势的学者,许寿裳先生身后的景况总的来说是萧条的。但他的亲友在怀念着他,崇仰和研究鲁迅的人们在怀念着他,热情关注台湾文化建设的人们在怀念着他,引他为自豪的故乡乡亲们也在怀念着他。一九八二年,台湾各界人士为许寿裳先生九十九冥诞举行了纪念活动,参加者有李国鼎、谷正纲、钱思亮、沈昌焕、蒋彦士、梅可望、顾祝同、郑彦芬、蒋复聪、吴三连、林洋港、马星野等各界名流,其中陈立夫先生的颂词是:“名垂痒序,亮节高风,典型永式,德音靡穷。”朗读这一颂词,再联想我国现代史上的纷争恩怨,令人不禁感慨万端!